

學生運動與社會參與

論文發表人：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孫嘉穗

成大自由的校風與豐富的社團，提供學生在課堂外探究與嘗試生命的多元可能途徑，由西格瑪社參與的學生運動與社會實踐，展現校史中獨特的視角，並述說大學生如何藉由學生運動與社會參與回應當時社會議題。大學的社會實踐在成大發展的不同階段各有不同風貌，也回應不同時期社會脈絡下的關切。校園角落的民主展現從校園民主牆、專題書展與獨立音樂的邀演，皆可展現社團扣連社會議題與回應社會變貌的嘗試。走出校園的學生在社會場域見證社會實貌，以西格瑪社在將軍溪參與的環保運動為例，因為工廠廢水的排放，將軍溪汙染嚴重，已變色的河道上漂浮著死去的豬隻，稻田裡老人辛苦插秧，另一端卻因水源汙染而使植物萎敗著，靠海維生的漁民因為海洋的污染鋌而走險從事不法活動。而學生的參與召引媒體的關注，也讓學生連結記者與社運團體，並學習在地方的公共場域以台語發聲進行社會倡議。而成大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衡下的性別議題與社會參與中的性別覺醒，也在由大學走向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往返辯證。在校內的讀書會與校外的社會實踐中，學生運動與社會參與開展了成大學生的視野，也點滴匯聚成大大校友與社會的多元連結，並蘊育學生養成具批判性與人文底蘊的獨立精神，也彰顯成大社會參與的印記。



學生的社會參與及校史

那麼，探究成大自由校風衍生下的豐富社團活動有助於理解什麼樣的成大校史呢？以成大的西格瑪社為例，不少西格瑪社的社員戲稱自己在成大讀的是西格瑪系，大學生活中，的確有不少成大人相較於在系所的時光，花了更多時間在社團。而多元異質的社團活動，如同系所，開展了成大人學生生活的多元面向，也在性質各異的社團活動中，與興趣相近的朋友互相培力與涵養各項能力，校史中豐沛的社團發展歷程展現系所外的成大學生生活之多元樣態，也以成大為中心，透過不同形式的社團向外擴展連構於寬廣的社會情境與脈絡，展現成大學生回應各階段歷史情境的社會參與，並顯現學生課堂外的探究與嘗試生命多元的可能途徑、西格瑪社的案例不僅呈顯校史中獨特的視角，也具體展現成大學生回應當時社會議題，參與學生運動與投入社會實踐的歷程。

大學的社會實踐與風貌

成大的校園民主牆曾是成大民主地景的重要象徵，物件與記憶在歷史流轉中幾經更迭，校史如能在回顧歷史物件的存在與消逝，探究物件的生成與消失，應能在不同時期的校史中梳理民主地景回應社會情境的歷史切面與風貌。

西格瑪社的社團活動活動除了不時在校園民主牆張貼主張與倡議，也曾舉辦專題書展與邀請獨立音樂的展演，社團以創意的社會參與形式，展現扣連社會議題與顯現回應社會變貌的嘗試。

在社會場域見證社會實貌

西格瑪社曾參與投入環保運動，學生走出校園在社會場域體認社會實貌是珍貴的經驗，並顯現在各種勢力折衝間仍試圖實踐理想的過程。環保運動中見

證的黑色將軍溪在昔時有著如下的景況：

黑沉沉的汙水凝滯著，一個八十七歲的老婦插著秧，手腳因毒水的侵蝕而疼癢難當，而已播的秧卻逐漸萎敗著。

橋墩下，敞開的袋口露出已死的豬隻，汙濁的溪水孕育不出腐蝕性微生物，遂任乾癟的豬屍錯落散流於溪流中。

工業區的溝渠內，刺鼻的氣味雜合於五色混流的廢水川流而去，清流是一遙不可及的想望。

由於河川的汙染導致年輕人外流，未受教育且無其他謀生能力的年老者只有面對失業的困境。

將軍、北門沿海養殖草蝦、文蛤、牡蠣全面遭受將軍溪水污染，近乎消滅，漁民禁不起損失的打擊而當場大哭。

河川汙染了，漁民怎麼辦？汙染河川與海洋中的漁民悲歌，是失業在地人鋌而走險的人生故事。荒川惡水下的漁民四處陳情，期待透過正常管道解決問題，但有關單位未能積極處理，使問題解決之日遙遙無期，更從而暴露出不平等的社會關係。

昔時親眼目睹將軍溪的汙染情形，溯溪勘查工業區和養豬場兩大污染源之後，環保不再只是書刊雜誌上的名詞，然而學生介入環保以及其他社會運動，卻也有著一定的侷限性和若干值得探討的問題。昔時的反省性思考有著如下的反思：由於學生對社會涉入的實際經驗有限，在評析錯縱複雜的社會問題時，其判斷能力有時仍有待加強，而因生活層面較為單純，觀察外界事物的角度也常跳脫不出學院的範疇，在長遠的策畫和擘劃決策性的決定時，更需要有學理上的基礎，調查方法學上的訓練和素養，

洞察社會現況的能力，這些都不是一蹴可幾，而要逐步的進行觀察能力上的訓練和參與社運經驗的積累。此外，一個社會問題嚴重到有人出來組織醞釀成運動時，必然會牽涉到集團和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甚至派系和派系間的紛爭，當一個學生懷抱著單純的理想介入時受到的衝擊是相當大的。一方體認到理想和現實的距離，一方面又要自我調適，以在權力競逐間尋求一個中介的立場，持續對社會付出關懷，不因此而感到挫敗而喪失對現實改進的動力。

學生的社會參與和媒體關注

然而，學生的社會參與仍有所貢獻，最明顯的是加強輿論上的聲勢，由於學生的參與常可引起各種傳播媒體的關注，擴大各階層人士對相關問題的重視，進而謀求解決之道。而參與社運為學生提供了深入觀察社會現象的機會，躍入時代的脈動裏直接體察社會實相，明瞭社會問題之所在及其影響，提升對社會現況之分析能力，而在參與的同時，也實踐了對現世關懷的理念。在西格瑪社參與社運的過程中，學生、環保記者與社運團體共同發聲與串聯，在利益團體間折衝，進行在地的培力與發聲。

參與社運的歷程也是學習溝通的歷程，學生在如廟埕的地方公共場域以台語發聲進行社會倡議，失語的弱勢者與尋索母語的學生在其中學習以對方懂得的話語溝通，也是社運經驗中促發各種學習互動，發生展現能動性的難得經驗。

社會參與中的性別處遇

儘管當時的成大學生在參與環保運動時頗受尊重，然而無論是校園內還是校園外，女性的性別處遇仍在許多情境下未受到應有的尊重。

男女比例嚴重失衡下的校園性別議題經常延伸到校外的社會運動場域，如同一起付出心力的社運參與過程，女性成員在社運場域會被在地居民要求去添

飯給所有男性參與者，受過大學洗禮批判各種社會現象的社團男性成員卻也理所當然漠視女性成員在此過程中遭逢不平的性別處遇。然則，這些社運的參與經歷，卻也可激發相關成員日後對性別議題的關切，以及促發後續對性別平權的努力。

如同社會參與中的女性性別處遇，校史中的女性身影呢？創校初期的成大以理工為強項，在經濟環境仍不富裕的年代，重男輕女的氛圍剝奪了許多女性受教育的機會，而當時許多在成大受教育的女學生，背後往往都有著相對開明的家庭與富裕的背景。她們原本是當時臺灣相對少數能夠受教育的女子與女科學家，然而在校史中經常留駐與書寫的多是男性的成就與事蹟，校史中的女性身影常被遺漏，成大大校史中的性別失衡，仍有待尋索與探究。

校史再發現與反思

成大社團的衍生脈絡與歷史回顧，展現學生的社會參與及關懷，也顯現社運經驗如何開展成大學生的視野，匯聚成大校友與社會的多元連結，並蘊育學生具備觀察社會與批判視角的人文底蘊，以及彰顯成大學生在校史中社會參與的印記。

而成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與社會參與的校史爬梳，有助於理解民主路徑上的成大學生，如何在歷史中參與關懷社會，並學習在大學與社會實踐中往返辯證理論與社會實踐，並反身思考與激發生命路徑的社會關懷，並在不同的場域持續投入改變社會的努力，延續西格瑪社常運用的以有趣的方式進行嚴肅的社會思辨與行動。此外，期盼具備性別意識的校史書寫，能探索佚失於校史中精彩的女性身影，彰顯校史中豐富的性別樣貌。

(部分內容轉引自「新生代的自我追尋—臺灣學生運動文獻彙編」中書章〈黑色將軍溪--談學生與社會運動〉，1995，臺北市:前衛出版社。)

備註：筆者現為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教授。